

敦煌學研究會編

# 敦煌學

第十七輯

新文豐出版公司 印行

# STUDIES ON TUN-HUANG

## VOLUME XVII

Association of the Studies on Tun-Huang

Hwa Kang, Taipei Taiwan R. O. C. 1991

# 俄國新疆考察隊

## （一九一四——一九一五）

史卡契柯夫（P.E. Skachkov）原著

孟列夫（L.N. Monshikov）口譯

陳勁榛筆錄整理

俄國考古學家奧登堡（S.F. Oldenburg）曾經兩次率隊前往中國新疆一帶考察，兩次的隊名分別是：「中國新疆考察隊」（一九〇九～一九一〇）和「俄國新疆考察隊」（一九一四～一九一五）。前者以中國為隊名，是因為主要考察地點在中國版圖內；後者更名為俄國，則取其為俄國人組成之意。以下所論，就是「俄國新疆考察隊」的活動情形、考察成果和後人的研究概況。

早在奧登堡第一次前往新疆考察的時候，（即率領「中國新疆考察隊」期間），他就得知英人斯坦因（A. Stein）、法人伯希和（P. Pelliot）自敦煌獲取文物之事，並萌生重點研究敦煌石窟的想法，這便是「俄國新疆考察隊」的組成動機。因此，「俄國新疆考察隊」是以敦煌為其主要研究對象的。

這次的考察工作，事先曾做過周密的計劃，預定全面描寫、研究敦煌石窟。詳細的細節包括：繪製所有石窟的共同平面圖、每層樓的平面圖、每一石窟的個別正面圖與平面圖、臨摹重要物件、為所有物品攝製照片，並依據前人記載的石窟規模製作每座石窟的敘錄。為了使考察工作順利進行，隨行的十五個隊員知識程度都很高，其中除了隨隊的工人和守衛以外，其餘更都是經過甄選的飽學之士，而奧登堡本人更是當時世界上中亞古史、文學和佛教藝術學界中的佼佼者。另外，奧氏規定每一位隊員必需撰寫個人日記，好讓整個考察過程能夠留下巨細靡遺的記錄。

一九一四年五月二十日，考察隊離開彼得堡（今列寧格勒），從朱古查克（chuguchak）經佔城（gucheng）、烏魯木齊、哈密、安西抵達敦煌。為了節省時間，途中並沒有對其它古蹟做重點考察與紀錄，只將他們每天的行程及所見所聞紀錄在個人的日記當中。據同年八月二十日奧登堡日記的記載說：

兩點三刻，我和杜定（S.M. Dudin）來到千佛洞，觀看石窟。四點鐘，

車子來。我們看看周圍環境，印象深刻。

可知考察隊是在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日下午抵達千佛洞的。此後三天內，他們爲了要準備編定自己的石窟號碼系統，而先行瀏覽所有的石窟。經過三天的瀏覽，他們有了新的工作計劃：決定又自行編號，而依用伯希和所編定的石窟號碼；伯希和沒有編號的石窟，則改以字母次序編號，而不用原來的數字編號。

八月二十四日，考察隊開始做石窟紋錄。

十一月二十五日，紋錄工作完成，開始紀錄敦煌石窟周圍的環境、研究石窟的內容、描摹文物、攝製照片，並編製照片目錄。全體隊員在奧登堡的率領下，各有所司。

除了前述紋錄石窟、拍攝、描摹藝術品等工作外，他們在窟內塵沙中也發現不少重要物品，但大部份是碎片。其中還包括了一些木製、泥製的古代回鶻文活字。這也許是目前所發現全世界最早的活字。

塵沙中發現的遺物還包括大量的古代寫本零片。原來莫高窟有一個古代的藏經洞，一九〇一年被王姓道士發現。王道士向當地政府報告此事，但當地政府官員因害怕洞裏有鬼神作祟，令他將寫卷放在洞內，而未加注意，於是洞內所藏寫卷逐漸散失。奧登堡抵達敦煌之前，已經先後有斯坦因、伯希和、北京政府、大谷光瑞等考察隊和斯坦因第二次考察隊將洞內寫卷及部份文物運走。奧氏除了向附近的人家搜購了大約兩百個寫卷之外，其餘所得留在洞內的大致是從塵沙裏找出來的寫本零片。這些零片往往是以前旅居敦煌石窟的人以原寫卷取火燃燒剩下來的殘餘物，而且常有泥沙附著在上面。奧登堡將它們一一收藏，後來運回彼得堡，送交亞洲博物館（今蘇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列寧格勒分部），才予以修整。當時若非奧氏細心收取，恐怕仍然沒有人會去注意他們，而無法保存到今天。

總計奧氏所得完整寫本與零碎寫片，大約有一萬五千件左右。

奧登堡在考古工作方面有一個重要主張：他認爲學者應該幫助中亞、西亞民族全面性地研究、保護他們自己的歷史文化，不能只做片面性的考察。研究、保護中亞文物是國際之事，而非一國之事。早在奧氏首次去到新疆地區的時候，他就發現歐洲學者在進行研究考察時，常常對物品的保存很不小心，許多文物因而遭到破壞。他對這種現象一直耿耿於懷。一九一四年二月八日，奧氏在俄國中央與東方亞洲研究委員會的報告中曾說：

有些旅行家和研究員常常破壞文物。研究工作完成之後，物品的科學價值也就隨而降低。

他呼籲將來的考古隊要妥善保存這些世界上獨有的文物。後來委員會便依據他的報告成立一個小組，普遍宣告歐洲所有研究所及研究中亞的機構：今後對古代文物當善盡保存之責。

當奧氏在敦煌初步瀏覽石窟後，他同樣發現前此來到敦煌的考察隊頗有破壞此地古蹟的行爲。後來奧氏在他一篇未發表的考察報告中寫道：

（斯坦因）考察隊的考古工作並無系統；他的目的只是要找些寫本和稀見文物。

他又說：

其他考察隊中，新進的考察隊挖掘甚多，但他們也只是想得到寫本和物品。

由此可知，奧登堡並不贊成考察隊只找些稀見的古董，因為這樣反而妨害了科學的目的；我們從該考察隊所留下來的日記可以明白：石窟內已損毀的壁畫及佚失的塑像，常常是前此來到此地的考察隊所爲，而奧氏則反對掀開壁畫、取走塑像、破壞石窟的整體內容。奧氏從敦煌取回俄國的文物，便是經過破壞了的文物的殘餘部份；因此，現在由俄國額米達格（Ermitage）博物館（即東宮博物館）收藏的壁畫零片，和由蘇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列寧格勒分部收藏的寫本、寫片，大部份是零星的碎片，而很少完整的物件。

一九一五年一月二十六日，由於中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緣故，考察隊停止了工作，返回俄國。此後因俄國參戰、革命、內戰，局勢動盪不安，更因奧登堡擔任蘇聯科學院總書記，職務繁忙，使得他無暇將考察隊所得敦煌文物整理發表。當時雖然也有外國學者請奧氏在國外發表這批資料，但奧氏認爲它們由俄國考察隊獲得，不宜於國外發表，因此，除了奧氏本人的簡短報告，及隊員杜定所寫的兩篇文章外，並無關於此次考察的論著出現；既使最重要的石窟紋錄和隊員日記，到現在也還沒有公開於世。

一九三四年，奧登堡去世。一九三八年，奧氏遺孀請求蘇聯科學院主席團撥款補助，準備發表奧氏考察隊的考察成果，當時由科學院院士施爾巴茲科伊（F. I. Shcherbat'skoy）直接領導這一個工作。不久，杜定也去世了（一九三九），當年參加考察隊到敦煌考察的人員，已悉數作古。奧氏遺孀雖然曾經將考察隊所得資料做過通盤的閱覽，照片和底片都有系統的收拾，而且也做了照片和石窟的對照工作，但整理尚未完成，他也已撒手人寰。二十餘年前考察隊所做的記載，至此只有由後人一步一步去推究了。

奧氏一行人在敦煌石窟所做的鈹錄具有很大的價值。當初的鈹錄工作，因為參考了前此學者的洞窟規模相關著述，所以進行得頗為迅速。在一九四九年中國敦煌研究院開始系統描寫石窟以前，未見有如此詳細的鈹錄。一九五七年，謝稚柳發表了《敦煌藝術鈹錄》，此書的寫作年代雖早在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間，但是仍然比奧氏領導的考古隊所做的鈹錄晚了三十年。另外，自奧氏考察敦煌文物，至一九四九年，敦煌文物事實上並未受到妥善而系統的保管，石窟內的物品仍然時有外流，非但美國人華爾納（L. Warner）的考古隊取走了六座石窟的東西（一九二三），而且住在敦煌附近的居民也時常拿取。此外，因為石窟沒有門，空氣對窟內文物的保存有著不良的影響，而居住在窟內的人也常常破壞文物。因此，俄國新疆考察隊所做的敦煌石窟鈹錄，仍保存了一九一三、一九一五年時的原來面貌。

除了前述鈹述資料以外，蘇聯科學院檔案中尚保存了考察隊員的日記，及當時的相關信件。另外還有照片、臨摹、平面圖等，大部份都還沒有發表。當今列寧格勒的科學家們還有很大的計劃，來繼續從事這批資料的研究工作，至於何時可以整理完成，那不是目前所能預估的。

〔附注〕榛案：「俄國新疆考察隊」一詞，孟列夫先生原譯為「俄國土耳其斯坦考察隊」而內文亦多以「土耳其斯坦」為名。據孟先生解釋，「土耳其斯坦」即指中國新疆，故筆錄整理時，將標題及內文中「土耳其斯坦」一詞改為「新疆」。

---

---

敦 煌 學 第十七輯 平裝 1 冊基價 6.2 元

---

編 輯 者：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敦 煌 學 研 究 會  
發 行 者：高 本 劍  
發 行 及 印 刷 所：新 文 豐 出 版 公 司

公 司：臺 北 市 雙 園 街 96 號  
電 話：3088624 · 3060757  
門 市 部：臺 北 市 羅 斯 福 路 1 段 20 號 8 樓  
電 話：3415293 · 3415294  
台 北 郵 政 3643 信 箱  
傳 真：3023870 · 3928516  
登 記 證：局 版 臺 字 第 0649 號  
郵 政 劃 撥：01004426 號

(一九九一年九月出版)

版 權 所 有 不 准 翻 印

---

---

ISSN 1015-9339